

黃埔從軍記(上)

張守初

開封應試黃埔入伍

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秋馮玉祥首都革命，組成國民軍，控制北方數省，國民第二軍軍長胡景翼本為國民黨員，兼任河南省軍務督辦及省長，所以國民黨在河南省已可做半公開的活動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各種著作亦在市面銷售。筆者首先閱讀的是「孫文學說」，即是心理建設，又買到黃埔軍校校刊「革命軍人」，於是思想大變，嚮往革命陣營，對於廣東革命形勢及黃埔軍校學生生活狀況都很清楚。十四年夏決心遠赴廣東投考黃埔軍校，家中籌措銀元百餘，隻身背井離鄉，行至漢口，得知黃埔軍校在河南省會開封招生，隨即返回開封應試，幸而錄取。

當時北方青年嚮往革命風起雲湧，開封招生主任為朱棠（字鐵香，軍校教官），辦事處設在河南省黨部。投考學生程度參差不齊，有少數大學畢業者、大學肄業者，過半數都是舊制中學（四年制）或高中畢業生，亦有中學尚未畢業者。年齡從十六歲至二十七、八歲不等，按招生簡章限為十八至二十四歲，但當時都沒有身分證，可以隨便虛報。黃埔軍校為廣收有志青年，錄取從寬，除了少數因智能太低或身體不健康者外，十

之七八都可錄取。

新生放榜後，頒發入學證明文件（長方形紙條），並各發旅費二十五元（銀元），分批自行赴黃埔報到。當時江蘇及湖北尚為軍閥割據，所以招生主任宣布秘密前往，每組同行者不得超過五人，文件更需妥為保藏。我們五人乘火車南下漢口，再搭輪船往上海，十四年十月中旬船經南京不靠岸，聞茶房言：「孫傳芳進攻南京，奉軍北撤，雙方仍在激戰中，所以船不靠岸，請乘客躲在船倉中，不可到甲板上觀望，以避免危險。」次日黃昏船抵上海，我們五人住在法租界「長發客棧」；因為候船，在上海停留三天。每天結伴遊玩，逛娛樂場所，吃小館子，倒也逍遙自在。在客棧閱讀報紙，看到廣東東征軍在惠州血戰，校長從廣州買了八百具棺材裝陣亡官兵。報上又說蔣校長為了擴充軍隊，到處假借招考軍官學生，騙取青年充當炮灰；有些意志不堅的軍校新生就打了退堂鼓，自行返里了。從上海赴廣東，我們乘坐的是輪船統倉，同船約有軍校新生數十人，彼此不打招呼，如同陌路。軍校一期大哥哥王敬久、王仲廉也同船，他二人是開封招生委員，帶着新生名冊返校，我們雖曾相見過，也就裝着不相識。船行四天四夜到廣州，當時因為英

國人製造沙基慘案，國民政府抵制英商貿易，凡在香港停靠過的船隻一律不准開入廣東；夜間船繞香港南面航行，只看到香港一片燈光，天明駛近虎門外海。停船數十分鐘，船長派人向虎門要塞司令部登記，得到准許進口，由要塞司令部派一小汽艇引導入港，因港口遍布水雷，若無領港恐遭雷轟也。此時才看見虎門要塞上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王敬久、王仲廉二位大哥哥出黃埔軍校證章佩戴，並與船上新生寒暄。下午三時船到黃埔，停靠在軍校門前約三四百公尺珠江深水處，等候漲潮時再開往廣州市，我們數十名新生就在此下船，分乘木划子登岸。由二位王大哥王敬之，王仲廉引導進入校門，在衛兵室前坐地等候點名，二位王大哥進入校本部報到，十數分鐘後偕同另一職員，點名核對入學證明文件驗收。然後宣布到餐廳用飯，飯後由入伍生第二團第十二連官長接收，帶到曾家祠堂暫住。

軍校為了壯大聲勢，成立入伍生總隊，先成立第二團，隨後成立第一團及第三團。第二團一、二兩營已開往惠州接替防務，第三營在黃埔編訓。入伍第二天編隊，發給灰布軍服、白布內衣褲各兩套，灰毛毯兩床及草鞋黑布襪等應用物品，大家匯木板架的通鋪。上尉連長余塘，軍校一

期畢業；中尉連附方超字仲文，四川人，雲南講武堂畢業，後來曾任漢口市警察局長及國大代表，來臺後病故；中尉排長馬歐龍，雲南人，抗日戰爭時任職教導總隊旅長，南京保衛戰中陣亡；第二排少尉排長夏方，軍校二期畢業；另一排長忘記姓名，我被編入第二排第四班，又被選為班長，大家嬉笑玩樂，甚為愉快。先從各個教練開始，我那一班中有我的中學英文老師閻君，在操練立正稍息時，我用腳蹬他的後腿，低聲問他：「還叫我背英文不？」他緊閉着嘴，想笑又不敢笑，排長罵他：「出什麼洋相？不准笑！」想到我那時的頑皮，有失敬師之道。新生多半受過軍事訓練或體操運動，進步很快，不到兩星期已能操營教練，這在北洋軍中，新兵需三個月才能完成。

南方大港軍校設施

一般人都稱軍校所在地之長洲島為黃埔，其實並不十分正確，正確地說黃埔為番禺縣的一個地區，好像一個鄉鎮，包括長洲島、官山島、新洲墟及珠江東岸，就是國父實業計劃中的南方大港地區。長洲島位於珠江中流，南北長約五六公里，東西寬約三四公里，成橄欖形。島上南方有洪福市，北方有平岡市兩個小街市，祠堂兩座，農民十數家，江邊居民以打魚及小販為生，因為大海輪船若在下午到此地，須候潮漲時才能駛往廣州，所以小販生意很好。從長州島軍校本部往廣州，水路四十華里（二十四公里），上行船約一小時，下行船約四十分鐘，軍校小汽划子（俗稱水鴨子）如同計程車，只能坐三四人，較普通

小火輪快一倍。長洲島上無汽車，來往各地交通全用輪船或木船，軍校有中型火輪數艘，小汽划子十幾隻，如遇大隊人馬往廣州，則租用民間大木船數艘，繫在火輪後拖行。官山島在長洲島西北方，僅隔一條水道，地方較大，有祠堂二處，茶樓兩座，農民數十戶。新洲墟為黃埔地區之主體，市面較大，各種商店俱全，且有旅館、妓院，在長洲島北方，軍校所需物品多半在此採購。

長洲島扼珠江中流，本為廣州外港要塞，島上原有陸軍小學及海軍學校各一所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就在陸軍小學原址創設。校本部為二層樓房，幾座院落和一座大禮堂，除校長辦公廳及教職員住處外，僅能容納學生一千多人。校舍坐西朝東，背後為高山，校門前二三十公尺即是臨江木製碼頭。右側是大操場，操場南邊有克難葵棚數座，以容納學生。校北方約二公里處之原海軍學校為軍校分部，亦可容納一千餘人。軍校組織：校長、黨代表之下分設四個部，教授部、訓練部、經理部、政治部，部之下為科，分別執掌職務。軍校創辦初期，校長蔣中正、黨代表廖仲愷、總教官何應欽、訓練部主任李濟琛（副主任鄧演達代理）、經理部主任俞飛鵬、政治部主任戴傳賢（後隨總理北上由副主任周恩來繼任）。第四期時因廖仲愷被刺，由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之尊兼任軍校黨代表，總教官改為教育長，由王伯齡接任。我們入伍時第三期尚在校未畢業，所以只得暫住校外曾家祠堂，數日後教育長王伯齡集全營訓話，至於其他高級師長尚未接觸。

訓練兩週出發東征

入伍生是一等兵待遇，新兵訓練，所教的是典、範、令及黨義（包括總理各種著作）。每月餉銀毫洋十一元，扣除七元五角伙食費，還有三元五角零用錢，穿的是粗布灰軍服，黑布襪草鞋。訓練兩個星期已經像個隊伍了，就奉命出發東征，往惠州接替防務。十一月中旬，我們全營由營長周學海率領，從黃埔乘船往廣州，再乘廣九火車到石龍下車，吃過午飯，略事休息，然後整隊徒步行二十華里，當晚住宿東江北岸之小鎮中村，此村在東江北岸，街市很大，但因戰爭方罷，市面甚為蕭條。次日中午到達博羅縣城，休息午餐，下午行約二十華里，渡過東江轉向東南方行進。詢問當地居民說距離惠州城還有十五華里，大家經過三天徒步行軍，身負槍彈及行李約有二十幾公斤，累得精疲力盡，步履維艱，再問居民還有多遠？回答還有十多里，這段十幾華里足足走了兩三個小時，直到黃昏才看見惠州城。我們這些少爺兵，平時養尊處優，行則乘車或坐轎，幾曾吃過這樣的苦頭？最能鼓舞士氣的是營長周學海，他本來是乘馬官，有兩匹馬，自己不騎，看見某一位同學走不動了，就叫馬夫扶他上馬，如此多次讓同學輪流乘騎，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再騎了，咬緊牙關，拼命苦撐，一步一顛還繼續走下去。連長余甯另調他職，連附方超升任連長，他和三位排長輪流替學生背槍，雖然只有少數幾個人得到實惠，但是盛情感人，愛護學生有

目共見。晚七時開進惠州城北門，穿過北城，出水東門，過浮橋、長街，到達宿營地南城城隍廟已經九點多了。我們這一連住在惠州南城裏東門內城隍廟，廟有兩進院落，另有二偏院，全連一百四十幾人尚可容納。緊急用竹子搭成上下兩層床舖，每人只有兩條灰軍毯子，爲時已入冬季，惠州比廣州較爲寒冷，行軍疲累又加寒風刺骨，有少數同學病了。中尉排長馬威龍親自用自己的熱水瓶給病的同學送開水，並把自己的厚毛毯送給病號禦寒，當時的長官愛護同學無微不至，使我們背井離鄉的學子得到不少溫暖。連長宣布休息三天，然後接替防務，白天操課，夜晚輪流城內外布哨警戒。

人人忠於革命事業

惠州爲廣東省東部一大城市，清朝爲惠州府，管轄附近數縣，東北濱東江，南臨橄欖江，南北雙城，中隔一條橄欖江。北城較大，爲府城，南城較小，爲惠陽縣城，民國以後裁府存縣，惠陽縣政府移設北城，南城隨呈荒涼之象。雙城之間，在橄欖江之南直達南城北門，有一條約五六百公尺之長街，爲惠州最繁榮的地區，有茶樓、酒市及各種商店，應有盡有。宋代蘇東坡曾爲惠州刺史，在北城東門外橄欖江流入東江處，有蘇東坡所題之合江樓舊碑。惠州也有西湖，不過比起杭州的較小，在北城西門外，湖中有小島，島上建有別墅一座，據說是陳炯明的私產。環湖寺觀甚多，柳暗花明，爲遊息勝地。北城規模雖大，工商業尚未繁榮，多爲政府及學校公共機關，

亦有公園及運動場，但設備簡陋，遊人不多。

我們團部住在北城，與東江行政公署爲鄰，行政委員爲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，管轄新收復的二十餘縣行政。名爲行政委員實際上如同後來的省政府行署主任，比各區行政督察專員大一級。入伍生第二團第一營駐北城城內，第二營駐北城西門外西湖週圍各寺觀中，第三營駐南城。我們第十二連擔任南城東門內外警戒，白天操課，夜間輪班在城外放哨。當時惠州收復未久，前線推進至潮梅一帶，城外四鄉不靖，潰兵游勇時常擾亂地方。某夜我帶領一班人在東門外放哨，聽到遠處槍聲，我向一位同學說：「不要怕，沉着氣！不見敵人不要放槍。」他回答：「不用你交代，俺在家鄉打土匪的經驗比你多。」

我們營長周學海和譚慈祥，深得同學愛戴，行軍時他不騎馬，兩匹馬讓走不動的同學輪流騎。有兩個同學打架，他並不處罰，叫到一旁，和聲細語勸導，然後叫二人握手言和。連長方超老練世故，當時入伍生中有「孫文主義學會」與「青年軍人聯合會」之組織，兩派同學時起衝突，方連長一次和我們幾個同學閒談，他說：「我們只有一個主義一個黨，不必再分派別，我勸你們安心求學，不要參加某一派別。」我深信他的教導，所以並沒有參加任何一方。排長夏方軍校二期畢業，爲人寶里寶氣，與同學無話不談，他說第一次東征時他還是學生，在駐軍時認了一位乾媽，同學問他爲什麼要認乾媽？他回答：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於乾妹妹呀！」我們到達惠州時，他對乾媽說當了營長（當時軍官只配武裝帶沒

有階級識別），他乾媽到營部，聲言要見營長乾兒子，衛兵報告周營長，周營長覺得奇怪，出來接見，問明緣由，告訴那個乾媽說：「夏營長不住在這裏，他住在東門裏城隍廟。」周營長不當面揭穿謊言，足證他爲人厚道。

團長胡樹森到處巡視時都是騎着馬，率領一位上尉參謀（當時團部編制有少校、上尉參謀各一人）和兩個衛士，威風十足，同學們見而生厭。某日夜間團長心愛的坐騎跑出城外，我連放哨的一位同學連問三聲口令，馬不會答，砰的一槍將馬射倒了。第二天早晨連長帶着那位同學到團部請罪，胡團長問他：「你爲什麼要打死我的馬？」那位同學回答：「我連問三聲口令都不回答，以爲是敵人，所以開了槍。」團長又問他：「馬和人你分不清嗎？」同學面不改色，從容回答：「難道說敵人就不能騎馬嗎？」胡團長強忍怒氣說：「算了！方連長，帶回去好好管教。」

惠州剛收復未久，陳炯明部下所遺留下來的公開賭場不少，北城東門外沿江也有幾家妓院，團長告誡官長及學生不可涉足嫖賭。青年學生純潔，自然不會嫖賭。一營某連班長帶領十多人夜晚巡查，查到本連某排長正在嫖妓，五花大綁送到團部，團長說：「你們也太胡鬧了！怎麼綁着你們自己的長官？成何體統！」某班長回答：「奉團長命令巡查，只論是非，不分階級，難道說我抓着了犯法的官長也錯了嗎？」團長只好把那個排長暫時禁閉，然後和其他連的排長對調職務。當時的入伍生如同後來的青年軍，一腔熱血，爲革命奮鬥犧牲，但是行爲不免有些幼稚，對於

不合理的事情多有反抗心理，而其本身則守法守規矩，明是非講道理，所到之處留給人民以很好的印象，都說從來未見過這樣文雅的秀才兵。同學蔡朝疆金陵大學畢業，風流瀟灑，能做詩詞，更有一手好書法，春節時為市民寫春聯，博得交口稱讚，他還說：「像我這樣的同學比比皆是。」所以黃埔軍校生令人刮目相看。軍校的會計制度並不完善，經費開支不重手續，一切實報實銷，然而從來沒有貪污事件，大家都忠於革命事業，潔身自愛，可說自古以來從未見過的好風氣。

返校親聆校長訓話

我們入伍生第二團在惠州駐防三個多月，於民國十五年二月中旬返校參加升學考試。這次返校不用徒步行軍，由小火輪數艘拖拉數十隻大木船，沿東江順流而下，一日一夜船抵軍校左側之官山島，分駐各祠堂中。次日校長蔣公中正親來訓話，蔣公開口就說：「我對不起先總理，我對不起你們的父母！你們有志青年，千里跋涉來參加革命，因為戰事繁忙，我沒有好好照顧你們。我們的校訓是親愛精誠，不分地域，一心一德，一個主義，一個黨，不能再分派別。我聽說你們中間有人組織孫文學會，又有人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，兩派互相攻擊，這是不對的，從現在起這兩個會都要撤銷，一心一德，親愛精誠，重新統一於黨的領導之下。」這是我初次見到校長，他那番懇切的訓話，愛護學生的苦心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休息數日後，全團乘船開往校本部應試，考試科目類似現在的大學聯招，除國、英

、數、理化、史地外，另加步兵典、範、令及黨義（包括國父言論及政治常識）。參加考試者計有入伍生第一、二、三團及湘軍軍官學校、桂軍軍官學校在校生（三校歸併），共計約五千餘人，預計錄取軍官正科班學生一千八百名，軍官預備班九百名（不久也升為正科班），約為應試考生三分之一，未錄取者留級仍為入伍生，亦可自由退學。當時應為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，而改名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」，成為綜合性的軍校，分為步兵科、炮兵科、工兵科、經理科（即軍需科）、政治科（類似現在的政治作戰學校），但是在畢業時又恢復為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。學科考試之後，另加分組口試，項目多為國內外時局及政治史地等常識。放榜之後，我錄取入政治科，考試之前不填寫志願，以考試成績分發，政治科以國文及政治高分錄取。還記得作文題目為「試論吳佩孚張作霖與英日帝國主義之關係」，就我所知，以文言文暢論吳張二人各以英日作靠山，擁兵割據，與革命軍為敵，見解是否正確？但在當時革命對象而言，閱卷者或認為是佳作。

十五年三月一日開學，我們政治科大隊分為三個中隊，計有學生四百五十人，先住在長洲島西方沙路墟壘棚中，不久即遷回校本部後方約一公里之蝴蝶岡新建校舍。每一中隊分為兩個教授班教室，十六個人同一宿舍，八張雙層床，門外放置兩個大木箱，每人發給兩個有姓名號碼的木牌子。每晚洗澡後把髒衣服綁上木牌子，放入門左木箱中，次日晚上在門右木箱中取回洗過的乾淨衣服，校方設施甚為週到。正科軍官生為下士

待遇，月餉十四元毫洋，扣除伙食費十一元，尚有三元供零用。每日三餐，六個人一桌（長條桌），早餐四個盤，一盤炒肉絲，一盤炒蛋或皮蛋，一盤去紅皮油炸花生米，一盤白糖，稀飯盡吃，外加兩個饅頭。午晚兩餐均為四個盤，兩個碗，雞鴨魚肉俱全，如此豐富的伙食，是我以後在任何公共伙食團中所未曾有的。但是服裝則非常粗陋，仍舊是兩套粗布灰軍服，兩套白布內衣褲，黑布襪草鞋，和入伍生所不同的是另加一套黃卡其外出服而已。睡的是雙層木架床，兩條灰軍毯，一幅蚊帳。書籍文具當然是免費供應，軍校為了對外宣傳，學生私用信封信紙及郵票無限制供應，當時軍閥佔領區檢查書信並不嚴密，所以寄往北方的宣傳品都可以收到。長洲島上沒有戲院及其他娛樂場所，校中有血花劇社，偶而有話劇演出。因為交通工具所限，每星期日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可以乘船赴廣州市遊玩，即每區隊（排）三週輪流一次，其他兩區隊可在學校附近市區自由活動。學校經理部交通科負責船隻管理，每天往返廣州市有定時中型火輪數班次，接送高級長官或住在廣州市的兼任教授，則乘坐小汽艇（俗稱水鴨子可坐三四人）。學生集體赴廣州時，臨時租用十多隻大木船，由數隻中型火輪拖拉，星期日上午八時從黃埔出發，九時到達廣州市，自由登岸遊玩，中午自行用餐，下午五時開船，五時四十分返抵軍校碼頭，然後分別回隊晚餐。學生如果在廣州趕不上校船，自行搭學校交通船或另搭商船，只要能當晚九時前向值星官報到，就不受處罰。（下期續完）